

长篇历史小说

汉高祖驾崩诸吕掌朝，大汉江山危在旦夕。开国元勋与皇族力挽狂澜，平乱排险，迎请代王刘恒继位。汉文帝亲民怀柔，百姓休养生息。大汉子民得遇千古一见的亲民天子。

汉文帝

又名「亲民天子」

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中，百废俱兴，缔造了「文景盛世」。宫廷内部的权衡考量，计谋决断……南服南越北定匈奴，汉王朝固若金汤。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汉高祖驾崩诸吕掌朝，大汉江山危在旦夕。开国元勋与皇族力挽狂澜，平乱排险，迎请代王刘恒继位。汉文帝亲民怀柔，百姓休养生息。大汉子民得遇千古一见的亲民天子。

汉文帝

又名「亲民天子」

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中，百废俱兴，缔造了「文景盛世」。宫廷内部的权衡考量、计谋决断……南服南越北定匈奴，汉王朝固若金汤。

王占君·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帝/王占君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7

ISBN 7-5080-3980-7

I. 汉…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572 号

丛书策划:高 苏

电 话:64663331-3079

电子邮箱:huaxiagaosu@163.com

责任编辑:高 苏

封面设计:郭 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7月北京第1版

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52千字

定 价: 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语

汉文帝刘恒，这是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皇帝，他没有乃孙汉武帝的赫赫武功，也没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霸气，然而，他却是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的两千一百年间，四百位皇帝里最为亲民爱民的一位。史称他“贤智温良”、“贤圣仁孝”，这也是他能在陈平、周勃剪除诸吕后，得到群臣拥戴，从众多诸侯王中脱颖而出，从代国走进未央宫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恒即位后，他的施政纲领大都是为国民着想。他颁发的第一道诏书就是要求各级官吏携米肉去看望老年人，并救济病残寡居的穷苦人。为了人民的休养生息，他甚至破天荒地免除了农业税。众所周知，在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社会，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尽管这一举措因历史的局限未能坚持下去，但就他曾颁布此项政令来说，足以看出汉文帝的心里时刻装着国民。

节俭也是刘恒做人的美德，身为天子，他可以支配天下的所有财富，特别是在皇权独尊的封建社会。然而刘恒却事事处处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省每一文钱。他经常穿的是黑色的绸料衣，他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准穿拖地的长裙，帟帐不让用绣花的丝织品。他在位期间，对官室、苑囿、狗马和各种饰物无一增加。臣下建议修一座用于宴饮的露台，他找工匠一算需要百金，便作罢不建。

汉文帝的一大功绩，是完成了高祖刘邦想做而未竟的统一大业。汉初以来，南越王赵陀就将南海郡、象郡（相

当于现今的广东、广西)等国土分割出去自立为王,更在吕后时期,自立为“南越武帝”,妄图将分裂永久化。文帝对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整修了赵陀的祖茔,允许他自治保留王号。最后,赵陀削去了帝号,臣服了中央政权,使得分裂了五十九年的疆土,重归了汉朝的版图。

汉文帝在位仅二十三年,他的继承人景帝在位十六年,两人合在一起治理汉朝也不过三十九年,但这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却给汉武帝刘彻构建皇皇伟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可以说,没有汉文帝的宽厚仁德与怀柔亲民,就不会有名垂青史的“文景之治”,也就不会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汉文帝的功绩不可埋没,而他亲民爱民的诸多举措,也理应是我们当今创建和谐社会所应提倡的。

目 录

第 一 章	薄姬切乳智赚吕后	1
第 二 章	陈平巧舌鼓动齐王	15
第 三 章	强夺虎符刘襄兴兵	29
第 四 章	剪除诸吕周勃领军	43
第 五 章	灌婴闯代刘恒进京	57
第 六 章	绛侯震主刘恒遇艳	73
第 七 章	万岁私访张武谋杀	89
第 八 章	石柱逢险小菊告状	103
第 九 章	慎妃作画赵信诈财	117
第 十 章	御驾亲征孙成出首	131
第十一章	祖莹被掘赵陀起兵	145
第十二章	周勃遭贬胡能邀宠	159
第十三章	匈奴犯边绛侯下狱	173
第十四章	宠妃投毒亚夫探监	187

第十五章	太后干政周勃惊魂	201
第十六章	体察旱情暗结反盟	215
第十七章	假赈放粥缙紫泣血	229
第十八章	也先入侵刘长嫁女	243
第十九章	陈奇行刺奸王自刎	259
第二十章	太子殒命大帝殡天	273

第一章

薄姬切乳智赚吕后

如火的骄阳高悬在当空，大地像是刚刚打开的蒸笼，袅袅升腾着热气。宫殿顶上的琉璃瓦反射出刺眼的强光，花草树木全都昏昏欲睡，没有一丝儿生气。公元前180年盛夏七月的汉都长安，仿佛装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一辆单马乌篷轿子车，轻快地疾驶向成皋宫。赶车的车夫看上去二十出头，他虽说是一身下人打扮，却相貌清秀，仪表不俗，真不愧是代王府的差役。

车在宫门前刚刚停下，几匹快马便跟到了近前。

“站住！”为首的高头大马上，武信侯吕禄断喝一声。

车夫瞄他一眼：“为何？”

“车内何人？”

“怎么，要搜查？”

吕禄在马上鼻子里哼了几声：“是不是刘恒那小子偷着进京，要唱一出母子会呀。”

轿子车的绿绸帘一掀，下来一位身着官服的中年男子，双手一拱：“侯爷，在下有礼了。”

吕禄认得，这是代国的国舅薄昭，便在马上打个哈哈：“噢，国舅进京，真是稀客。”

“思念姐姐，特来探望。”

“该不会有夹带吧。”

薄昭将轿帘再度撩起，车里面一览无余：“侯爷，只有从代国运来陈醋两坛，若不嫌弃，奉上一坛品尝。”

“本侯爷才不喝你那酸醋呢，留着给你那薄姬姐姐喝吧。”吕禄带马走了，他的随从也跟着离去。

薄昭和车夫会意地对看一眼，迅即将车赶进了宫门。

一位容颜娇好的中年女人，正在门内的甬道上等候，当那车夫来到近前，女人情不自禁地迎上前去，紧紧抓住那车夫的双手，不由得悲咽出声，热泪盈眶：“我的恒儿！”

那车夫便是代王刘恒！看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他屈身跪倒：“母后，儿臣不孝，已有三年未曾拜谒，真是罪该万死。”

“王儿快快起来。”薄姬将刘恒拉起，“还不是吕后那个妖精，害得我们母子分离。”

薄昭上前关切地问：“姐姐，急切地召我们来相见，有何重大事情，莫非吕后又要加害于你？”

刘恒猜测：“母后，那吕后还不肯放您离开长安，意欲永远将您囚禁？”

“我们且进去说话。”薄姬领先入内。

三人进到内厅，落座之后，薄姬先是叹息一声：“吕后残害先皇遗妃之意从未打消，为娘每日如履薄冰，看来死于吕后之手只是迟早而已。”

“父皇辞世业已七八年之久，吕后还不肯放过你们，真是蛇蝎心肠啊。”

薄昭说道：“吕后害人之心由来已久。姐姐何故此时千里迢迢派人召我们来京？”

“吕后身边有一黄门，受过我的恩惠。他日前传过话来，说吕禄、吕产感到吕后染病，已向妖后提议，要将我和王儿除去，以绝后患。故而急切召你二人前来，以商议对策。”

刘恒感到了切实的危险：“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了。”

“原来是这样。”薄昭在思索。

“死，为娘倒是无所谓了。因为吕后要你死，你想活也活不成。”薄姬眼中闪出恐惧的凄苦，“但愿不要像戚夫人那样被活生生折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刘恒默然，他眼前出现了戚夫人饱受凌辱那凄惨的一幕。

戚夫人是刘邦最宠幸的妃子，有时甚至当着大臣的面抱着她处理国事，为此，吕后对她恨之人骨。刘邦死后，吕后对戚夫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摧残。戚夫人被砍去双手双脚，剜掉双眼，熏聋双耳，还灌了哑药，将她丢在厕所里，称为“人彘”。

薄姬擦去眼角的清泪：“王儿，有朝一日为娘若是惨死在吕后手中，你千万莫要义气用事，保存自身要紧。也就是无论吕后如何下诏书宣你，你都不要离开封地代国。”

刘恒深为感动：“母后，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而今吕后当权，要尽量趋吉避凶，忍辱负重。留得青山在，保得性命存。”

“皇儿，吕后她是不会容留为娘的。”薄姬深情地看着儿子，

“数月之前，她路过轺道亭时，有个黑狗一样的东西撞到腋下，忽然间又不见了。她叫巫者占卜，说是赵王如意的阴魂作怪。自此她腋下疼痛，染病在身。她年事已高，去日无多，死前必然要了为娘的命。儿啊，娘在临死之前能见上你一面，也就心满意足了。”

“母后，你不会的。”刘恒叮嘱道，“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哪怕还有一线希望，也不能自甘放弃。”

薄昭思索良久，也没有太好的主张：“姐姐，为今之计，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但要尽量力争保存自己。”

话未说完，执事黄门入内禀报：“启禀娘娘，吕后娘娘传来懿旨，要您火速赶往未央宫议事。”

“啊！”薄姬不觉一惊，旋即镇定地起身，“王儿，为娘的大限到了。”

“怎见得定是要加害母后，还当从容应对。”刘恒口中虽说在劝解，可他的心里也没底，不由得沉重地站起来。

薄昭也半晌无言，良久，他叮嘱了一句：“姐姐，要尽量博得吕后的欢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与成皋宫的闷热截然不同，未央宫中却是凉爽宜人。年迈的吕后，侧卧在镶金饰玉的楠木御榻上，气力已明显有些不支。四块一人高的冰山，环立在她的身后，给她带来宜人的凉意。两名宫女还在不停地为她鼓扇，吕后额前的白发在轻轻拂动。

吕禄显然已表明过观点：“娘娘，反正不能让薄姬活着走出未央宫。”

太傅吕产也是吕后的弟弟，他与吕禄想法相同：“娘娘，薄姬倒还好说，他的儿子代王刘恒，在朝臣中颇有声望，是万万留不得的。必须斩草除根！”

吕后依然难下决心：“高祖在世时的嫔妃，已被哀家诛杀殆尽，而今仅存薄姬一人。且她生前备遭冷落，高祖只临幸她一次，过后便弃如敝屣。我总不能赶尽杀绝，也该让史书留有余地。”

“娘娘，”吕禄仍在力争，“你现在大权在握，除去代王母子

不费吹灰之力。否则，一旦百年之后撒手而去，我们就多了一个死对头。”

吕后经不住两个弟弟一再怂恿，思忖片刻后说道：“这样吧，在她到来之后，我给她出个难题，看她如何待我。倘若对我不亲，便将她用白绫勒死。”

吕产急问：“但不知娘娘出的是何难题？”

“等一会儿你就知晓了。”吕后嘴角现出一丝诡秘的笑。

未央宫的执事黄门将薄姬引到吕后床前，薄姬双膝跪倒：“臣妾叩见娘娘千岁，不知宣召臣妾有何旨意？”

“啊，薄姬。”吕后是一种勉强支撑的样子，“哀家近日病重，太医久治不愈，为此寻得一个民间偏方。但这药引子却难住了哀家，宣你前来，就为此事。”

薄姬不明就里：“臣妾愿为娘娘效劳。”

“其实说难也难，说易也易，不需你上天摘月，也不要你下海擒龙，我只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

薄姬一怔：“娘娘需要，臣妾无有不从，哪怕是要项上的人头。”她心中明白，吕后想要，也不容你不给。

吕后淡然一笑：“你莫要紧张，哀家不要你的人头，偏方言道，要一只人乳为药饵，而且要身份尊贵的人，不知薄姬肯否。”

“只要能为娘娘医病，臣妾心甘情愿。”薄姬心说，要人头都得给，要乳房总比要命强得多。

吕后扫视吕禄、吕产一眼：“薄姬，作为女人，少了一只乳房，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娘娘医病需要，便心肝我也舍得出。”薄姬叩个头，“乞请娘娘赐臣妾尖刀一把。”

吕后看一眼吕产：“将你的匕首给她。”

吕产不情愿地拔出腰间短刀：“拿好。”

薄姬又对黄门说道：“烦请公公给一托盘。”

黄门转身取来：“薄娘娘，要它为何？”

薄姬也不答话，当众袒出左乳，手起刀落，将那颤颤的玉乳大半个削了下来。鲜血如泉涌喷洒，薄姬痛得汗珠滚落。但

她坚持住将玉乳放在托盘中，双手呈与吕后：“愿娘娘服下偏方，早日凤体康健。”

吕后简直看呆了，没想到薄姬真就将乳房切下。一向心狠手辣的她，此刻竟有些不忍：“薄姬，你真就舍得？”

“为了娘娘，死又何惧。”

吕后命黄门将托盘送下，然后关切地叮嘱薄姬：“快些回宫，传太医敷药，好生将养。”

“娘娘，臣妾有一请求，不知当讲与否？”

“但说无妨。”吕后此刻真的受了感动。

“臣妾已有三载未能与儿子见面，恳请娘娘允我去往代国，见见刘恒，并在中都养伤。”

“去吧，母子情深，理所当然。”吕后动了恻隐之心。

吕禄连声咳嗽，给吕后传递信息，要她收回成命。但吕后话已出口，根本不再理会吕禄的态度。

薄姬则立即叩头致谢：“谢娘娘千岁隆恩。”

“好了，快回去传太医吧。”

“臣妾告退。”薄姬想不但保全性命，还得以离开京城去代国和儿子团聚，虽说失去一只乳房也还值得。

薄姬一走，吕禄立时暴跳如雷：“娘娘，你怎能放虎归山，就是不杀她，也不该放她出京。”

吕产也有同感：“娘娘，你中了她的苦肉计。如果薄姬留在长安，刘恒那里就不敢轻举妄动。”

吕后则不以为然：“你们那简直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薄姬哪里是老虎，不过是一只驯服的小猫。再说刘恒为人敦厚，断不敢造反。”

吕禄叹息一声：“我的姐姐娘娘，你现在是鬼迷心窍了，待到来日你定是悔之晚矣。”

吕后脸色沉下来：“难道哀家就不如你们虑事周全？”

吕禄知道此事再说无益，便掉转了话题：“娘娘，那赵王刘友在赵邸已是软禁五日，饿得奄奄一息，若再不给饭吃，只怕小命就交待了。”

“他胆敢反对哀家分封你们为王，而且扬言在我百年之后要

剪除吕氏，如此狼子野心之人还留他做甚?! 饿死算是便宜他了。”

吕禄有些不忍：“那，这样一来，我那宝贝女儿就要孀居了呀。”

“真是妇人之仁。”吕后狠狠地瞪他一眼，“难道你忘了刘友一年之久不让你女儿近身，而肆意同其他姬妾调笑。死了刘友无妨，哀家再为侄女找个乘龙快婿还不便当。”

吕禄也就无话可说了。

赵王刘友在长安城中的赵邸，笼罩着一片压抑的气氛。手握刀枪的北军士兵，一个个犹如恶神凶煞一般。只要有行人经过，他们都会厉声呵斥加以驱赶。这阴沉沉的凝重，吓得鸟儿都不从这里飞过。夜色迷蒙，破絮似的浮云，遮住了稀疏的星斗。整个赵邸如同已经死去，没有一点点声音。

一个黑影忽地一闪跃上了后房檐，他脚尖点瓦越过房脊到了前檐。倒挂金勾吊下身去，透过窗户看到了室内的情景。赵王刘友无力地偎躺在木榻上，眼睛都难以睁开。黑影是赵王的贴身卫士，他知道主人已被饿五六天了，便怀揣一只煮鸡潜入赵邸，要给主人充填饥肠。他伸手推开窗扇，呼唤了一声：“王爷千岁，小人给你送来吃食。”

刘友在床榻上动了动，吃力地睁开眼：“是哪个？”

“有人！”巡夜的兵士喊叫起来。

灯笼火把瞬时亮如白昼，又有人叫道：“在房上。”

“放箭！”卫尉吕更始发出了命令。

顿时，箭矢如骤雨飞向黑影，那卫士浑身立刻被钉成了刺猬，从房檐上摔落下来，倒地丧命。但他在死前，已将煮鸡丢进了房中。

刘友挣扎起身，那煮鸡的香味诱惑着他，挨近了，伸出手去。但是，一只大脚将煮鸡踢开。

刘友抬头一看，原来是吕更始。刘友说：“将军，我饿。”

吕更始冷笑几声：“还想吃鸡，下辈子吧。今生今世，你就别做这个美梦了。”他又一脚，将煮鸡踢出了门外。

屋门乒的一声关死了，也彻底关死了刘友生存的希望。他艰难地挪到书桌前，提起了狼毫玉管，在白绢上写下一首诗：

诸吕专权啊，刘氏临危。
胁迫王侯啊，强授我妃。
我妃嫉妒啊，诬我以罪。
谗女乱国啊，上竟不知。
我无忠臣啊，能不失国。
冤死京城啊，天公何痴。
不早自裁啊，后悔莫及。
为王饿死啊，有谁怜惜。
吕后狠毒啊，苍天毙之。

笔管从刘友的手里滑下，这个地位显赫的赵王，竟然被活活饿死。

吕禄匆匆来向吕后禀报：“娘娘，赵王死了。”

“死便死矣，有何大惊小怪。”

“那，我的女儿依靠何人？”

“哀家为你再选一夫婿就是。”吕后想的首位问题是另一个，“你传我懿旨到成皋宫，赵王已逝，赵地富庶，改封代王刘恒为赵王。”

吕禄想不通：“娘娘，燕赵之地，沃野千里，不能让刘恒占得这个便宜，要封当封我吕氏。”

“你懂什么，且看薄姬怎样回复。”

薄姬接到吕后旨意，便与儿子刘恒、弟弟薄昭商议：“吕后懿旨，我们受还是不受？”

刘恒动了心：“赵国地富民丰，强胜代地数倍，只是不知吕后意欲何为。”

薄姬也已有意：“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领旨谢恩。”

薄昭看得透彻：“不可，这是吕后的试探。”

“何以见得？”薄姬问。

“吕后欲将诸吕封王，早已尽人皆知。她这是投石问路，我们婉言谢绝不算，还要建议将赵地改封吕氏。”

刘恒觉得有理：“诚如舅父所言，母后可称儿臣愿为国家守卫边疆代地，不使匈奴内侵。”

“对，就是这样回答。”薄昭虑事更加周密，“复旨同时提出，姐姐伤口已无大碍，近日即赴代国与儿子见面。”

“甚好，自当早日离开，以免夜长梦多。”刘恒表示赞同。

复旨返回未央宫，吕后看了笑逐颜开，对榻前的吕禄、吕产说：“薄姬可以信赖，非但不应刘恒以代抵赵，反而上表请封吕氏。”

吕产巴不得封为王：“娘娘之意谁人合适？”

吕后冷笑几声：“我还要封刘姓为王。”

吕禄忍不住发问：“刘氏何人还可为王？”

“朱虚侯刘章。”吕后令吕禄发出了懿旨。

刘章接到了吕后旨意，拿不准是福是祸，遂召来弟弟东牟侯刘兴居商议。刘兴居不假思索：“兄长，刘友在赵王位上被吕后活活饿死，她不会有这份好心将赵王爵位送你。小弟获悉，此前已为代王婉拒，兄长千万不可领受。”

“有理，”刘章言道，“贤弟之言甚合吾意，不受王位，还当举荐吕氏为之，是为投其所好。”

刘章的表文送达吕后处。

看过表章的吕后不由得喜笑开怀：“刘章还是识相的。”

吕禄摇下头：“刘章为人城府极深，含而不露，说不定有阴谋正在策划，对他不能不防。”

“既如此，将赵王后嫁与他。”吕后做出决定。

“让我女儿许配刘章？”吕禄不情愿，“只怕刘章不与吕氏同心，我那女儿又难免落个孀寡之身。”

吕后冷笑几声：“你说他有异心？叫赵王后嫁过去，正好监督，等于在他身边安我们一条眼线。”

吕禄明白，他这个娘娘姐姐，一向以政治需要为重，他怎敢反对：“就依娘娘。”

吕后又给吕禄一个甜头儿：“这赵王的爵位，就是你的了。”

“谢娘娘千岁。”吕禄心中美滋滋的。

刘章更是清楚，若拒绝吕后提的亲事，无异于宣布造反。他心内不快，也只能高高兴兴地将吕禄之女迎娶过来。

清晨，几辆简朴的马拉轿子车，不动声色地驶出了长安城。刘恒依然是车夫打扮，不过这次是为母亲薄姬驾车，还不算屈尊。他挥鞭回望一下高大雄伟的城门，心中几乎欢呼起来，有一种鸟出樊笼龙归大海的感觉。

天黑了，又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未央宫中，吕后通体流汗，宫女和黄门用力摇动龙凤扇，还是难解燥人的暑热。

“咔啦啦！”一个落地雷在殿外炸响，吕后猛一激灵，顿觉神思恍惚。瓢泼大雨从夜空中如银河倒挂灌入庭院，伴随着雨星，一阵阵凉风吹进宫中，吕后又是连打了两个冷战。但是她的神思清醒了，她明白自己的大限就要到了，便急命宦者令传吕禄、吕产火速进宫。

吕禄、吕产淋得像落汤鸡一般进入未央宫，见吕后神态安详气色亦佳，便都有些怨言：“如此大雨，急切宣召，我们还以为娘娘风体有恙，原来娘娘安好，又何必如此急迫呢。”

吕后喘息一阵：“你们懂得什么，哀家自己心中有数，看来我已不久于世，叫你二人来有后事要做安排。”

吕产一听就慌了：“娘娘，你千万不能走，现在周勃等人虎视眈眈就等着出手，没有娘娘镇不住他们啊！”

“废物，堂堂男子汉，手中握有大权，怕他们何来！”吕后语气严厉，气又不够用了。

吕禄小心翼翼地说：“还是企望娘娘千秋长寿。”

“话是这么说，皇帝都呼万岁，可谁又能活过百岁。哀家也愿长生，可这岂能由着自己。我总有撒手的时候，你们总要自身主宰天下。”

二吕同声：“请娘娘示下。”

吕后长长叹息一声：“看来哀家大限已至，你二人肩负我吕氏生死存亡重任，切不可掉以轻心。”

吕产将心中的不满吐露出来：“娘娘，你将周勃封为太尉，